

血刃江湖

东方木玲



群众出版社

血 刃 江 湖

下 册

东方木铃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痛泪又在涓涓涌出，邓长沙哑地道：“魁首，如果属下有一句虚言，甘愿承受五马分尸，凌迟碎刚之罚……”

燕铁衣点点头：“我相信你——但邓长，我却不得不继续求证，你一定会了解，我也是为了替你洗脱罪嫌，找出真凶，还你清白！”

邓长感谢得泣不成声：“多谢……我明白……”

熊道元边用巾帕轻轻为老兄弟拭泪，边道：“行了行了，怎么三句话说不完就掉下一把泪？老邓，亏你还是刑堂的司事首领，却这么没个定力，你这些年的差事全白干了？”

邓长心酸地道：“道元哥……就因为兄弟我是组合里执律掌刑的身分，才益发觉得窝囊，益发感到丢人啊……一向是维纪司仪，惩奸除恶的清正工作，几曾何时，自己反倒被外人栽诬，变成囚犯了……还是这等不光彩的罪名。”

熊道元慰藉着道：“你宽心吧，好好把事情从头到尾禀报与魁首知晓，一切自有魁首为你作主，那些害你的，坑你的灰孙子们，一个也别想漏网。”

邓长吸着气道：“我会仔细禀告魁首的，道元哥……”

燕铁衣低沉地问：“邓长，你和那什么‘铁中玉’孟季平，是什么关系？”

一提到孟季平，邓长就伤心大了：“我们曾是交情不恶的朋友……相识也有七八年了，是在一个堂会上的场合由人引介结交的……当时彼此很谈得来，脾胃相投，便成了朋友，后来，也经常有来往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这人没有到‘楚角岭’咱们总坛里去过吧？”

邓长微微摇头道：“没有，他从来没去过，我们见面，就在外头，或是我来看他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难怪他不认识我——对了，邓长，这次你向阴负咎大执法告假四十天，不是说要到‘枣关’去参加一位挚友的婚礼，却怎的跑来了这里？”

邓长沙哑地道：“我下山之后，沿途顺道探访几位朋友，打算顺便与他们叙叙契阔……‘枣关’那边的应酬日子还早，一路盘桓着去时间已足够有余……两天前，我便经过‘拗子口’，也造访了孟季平，却做梦也想不到会引出这么一桩祸事来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邓长，事情既不是你干的，你怎么不明不白睡到人家一个大闺女的床下？而且还赤身露体，短裤上染有血污？”

邓长痛苦地抽搐了几下，道：“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清楚……我只记得出事前的当天晚上，我和孟季平对酌互饮，由于大家兴致都好，便喝了不少酒，从太阳下山一直喝到快近二更天，我……我好像是喝醉了，因为我当时似乎连站都站不稳。”

燕铁衣皱着眉道：“你再回忆一下，你最后记得住的事情是什么？”

邓长喃喃地道：“我记得……我说不能再喝了……我扶着桌子站了起来……身子摇晃，还碰翻了坐椅……然后，象是孟季平过来扶我，似是一边尚在取笑我的量浅……我像被搀着走进一片黑暗，一片混沌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！”

沉默半晌，燕铁衣道：“当晚你们喝的是什么酒？”

邓长道：“是‘烧刀子’……孟季平好喝烈酒，我也喜欢强一点的。”

燕铁衣用两指轻捏着鼻梁，道：“在平常，你喝酒的习

惯也是这样？时时烂醉如泥？”

邓长忙道：“不，魁首，平时喝酒，就算喝得再多再醉，某些事或者会记忆模糊，甚至忘了其中片断，但绝不可能让人剥光了衣衫，搬来背去似不知道。”

目光注视着摇曳的灯角，燕铁衣慢慢的道：“孟季平是怎么个说法？”

邓长艰辛地咽了口唾液，道：“他告诉他们，说我当时喝多了，他搀扶着我回房休息，然后他也去睡了……他表示根本不知道我是‘装醉’……说我在他就寝以后始摸到隔院他表妹房中，干下了奸杀的勾当……他说我因为费力耗神太剧，才酒性发作，于心智迷糊下竟忘了逃跑，也晕头转向的就地躺下酣睡过去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你外面穿着的衣衫呢？”

邓长叹了口气：“除了罩袍之外，其余的便四散抛置在那少女的房里。”

燕铁衣沉吟着道：“喝酒时不必穿罩袍，后来你大约是和衣躺下的了？”

邓长颌首道：“想是和衣躺下的，但几时被人剥脱净尽，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……待我醒过来的辰光，便是那种样子，而且还是被他们执住以后弄醒我的。”

熊道元忍不住问：“那一刻里，老邓，你怕是吓呆了吧？”

邓长沉沉地道：“我先是迷迷糊糊，昏昏沉沉的，被他们用凉水一泼，才搞清楚自己置身何地……我不禁傻了……可是我相信他们会听我解释，至少，孟季平会听……但事情的发展全不对……他们打我、踢我、唾吐我，硬指是我干的

……连孟季平也一口咬定，都说凶手是我……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蓄意布置的陷阱，一条存心栽诬的奸计……我意识到其中有人在移祸于我……但我说不出是谁……我知道，必是他们中间的一个！”

燕铁衣道：“不错，必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”

邓长哀切地道：“魁首，我再是糊涂，再是愚蠢，也不至于对我做过的事一无所知，一无所觉……我既不痴，也不疯，怎会在造了这种孽之后竟半点记忆不存？”

熊道元大声道：“很简单，因为事情不是你干的，叫你怎么记得起？定是有哪个淫胚嫁祸于你，他占便宜，欲叫你背黑锅！”

邓长唏嘘着，悲凉地摇头。

熊道元又恨恨地道：“魁首，你认为那些人当中，哪一个嫌疑最大。”

燕铁衣静静地道：“要说嫌疑，‘拗子口’的男人都有嫌疑，但我觉得他们这一帮土豪集团的蹊跷较大，可能的隐凶，或者就是孟季平！”

熊道元道：“对，我也猜到是这小子！”

邓长呐呐道：“会是他？”

燕铁衣严肃地道：“我只是说‘或者’，现在就肯定什么，还为时太早，当然我怀疑孟季平，有我的理由，但我不能肯定，也有我的理由！”

邓长道：“魁首的意思是？”

燕铁衣思虑地道：“先说我们怀疑他的原因——孟季平和你是朋友，还是交情不错的朋友，你和他没有厉害冲突，没有不可告人的矛盾，自来相处和谐，这次你来访他，又是

顺道而至，他亦没有预先坑陷你的动机，在此种情势下，他欲翻脸无情，丝毫不念往昔的旧谊，冷酷狠毒得必欲置你死地而后已，这就未免不是朋友的态度了，从任何一方面说，他或许不便帮你，不宜帮你，但至少公道话讲几句，可是事实上全然不同，他竟与那些人沆瀣一气，尤甚者，他比那些人更急迫的要你认罪受罚，这些违反常理的情形，会是一种什么目的呢？”

熊道元气愤地道：“他表妹一朝横死，这小子是疯了心啦，巴不能抓个人来顶罪泄恨，老邓不正好是个倒霉的。”

燕铁衣摇摇头：“不然，孟季平看来是个头脑明白，颇有城府的角色，就算他再是悲愤激动，也不可能随便找个人开刀，何况这个人还是远道来访的朋友？此外，凭据不足，事实未明，他也不该一口咬定就是邓长？”

熊道元迷惑地道：“那，这小子到底是搞的什么鬼？”

燕铁衣道：“在这种情形下，他只有一个可能——为了掩护某一个人，这个人和他的关系，必较邓长亲密得多。”

邓长寻思着道：“我还想不起他们这伙人当中，有哪一个值得孟季平如此卖力……甚至以牺牲我的性命为代价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，那么，孟季平就极可能是在掩护他自己了。”

猛挫牙，熊道元道：“我要活剥了这阴毒畜生。”

燕铁衣摆摆手：“你先别急，方才所说，是我怀疑他的理由，但另有一桩，却使我不能断然肯定，也就是说，他似乎不该做出这样的傻事。”

熊道元忙问：“翘首又看到了什么？”

燕铁衣道：“他那表妹一家只得孤寡二人，另一个是孟

季平的姑母，孟季平混得不错，手上颇有积攒，而他的姑母表妹却相当贫苦，孟季平有财有势，外貌也一表堂堂，听说平日对他的姑母亦十分照应，连她们居住的房子都是孟季平提供的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若有心要娶他表妹，决不是件难事，又何须用这种奸杀手段？所以这件事看起来又似乎不是他所为。”

熊道元呆呆地道：“那么是谁干的呢？”

燕铁衣没好气地道：“如果我现在知道，还用得着反复推敲么？”

熊道元咧着嘴：“真是扑朔迷离，把我都弄迷糊了。”

燕铁衣没有理他，问邓长道：“据你的观察，孟季平对他的表妹是种什么样的心思？”

邓长回忆着道：“他的表妹好象并不常来，我住在孟季平家里两天，也不过只见到一次……孟季平对他表妹似乎不错，他表妹态度上羞羞答答的，欲看不出对孟季平是否有表兄妹以外的感情……魁首，我只是见到那姑娘一次，而且说不上三两句话，所以知道的也极有限，魁首不问，我连想也没朝这上面想。”

熊道元却象记起了什么似的道：“魁首，赵发魁那混帐不是说老邓与那姑娘见过好几次面吗？又说那姑娘时常到孟家来，如今听老邓一讲，姓赵的岂不是一派胡言？”

燕铁衣淡淡地道：“他一心要加罪邓长身上，自然就编排一些足以加罪的口实，这没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地方，谎言终将会在真相面前现形！”

熊道元急切地道：“魁首，我们如何才能把那个真凶找出来，以还老邓的清白？”

燕铁衣颇具信心地道：“总会有法子的，而且，不用太久……”

顿了顿，他又道：“邓长，那位小玉姑娘的姿容如何？”

邓长道：“长得很秀气，白白净净的，身材也很窈窕娇小，是个不错的少女。”

燕铁衣喟了一声：“真是可惜了……”

忽然，邓长似是鼓足了勇气道：“魁首，还有一件事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说吧。”

邓长那张浮肿青瘀的面孔上现出了极其尴尬的神情，他结结巴巴的道：“我……我是想禀告魁首……禀告魁首一件私事。”

燕铁衣有点奇怪地道：“你说呀，有什么不能出口的？”

偷觑了一旁的熊道元一眼，邓长更是表情窘迫地道：“这件事……是我……是我向来没告诉任何人的一桩隐衷。”

熊道元恼火地道：“什么他娘的心法口诀，还犯得着如此慎将其事？我又不是外人，老兄老弟了，你莫非还怕我听了去？扭扭捏捏的，一点都不干脆！”

邓长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方才异常难为情的开了口：“我……魁首……我有不振的毛病……这个毛病，也已许多年了。”

燕铁衣眼睛闪亮，用力颌首：“好，这是你表明无辜的最佳反证，邓长，你原该早点说出来才对！”

邓长耳根子都发热了道：“男人有这种隐疾，总不是桩光彩的事……所以……所以我一直羞于提起。”

熊道元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，难怪你不近女色，原来

却是‘阳萎’呀，他奶奶的，我还当你真是吃素的哩，嘿嘿，有心无力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”

燕铁衣瞪了熊道元一眼，沉着脸道：“人家害有这种隐疾，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，幸灾乐祸，最要不得！”

熊道元连忙收住笑声，讪讪的道：“魁首，我只是开个玩笑……”

燕铁衣冷冷地道：“这样的玩笑听在对方耳中会是什么滋味？而色欲上功能的长短并非是一种荣耀，杂交野合，上得了什么堂堂正正的场面？”

熊道元灰头土脸地道：“是，魁首……”

这时，邓长反倒过意不去了，他有心打岔：“魁首，我这毛病也曾经求医治过，但不见什么功效。”

燕铁衣稍见缓和地道：“这么说，郎中可以检查得出来？”

邓长点点头：“应该可以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如此一来，我们已立于不败之地，那个真凶必须找出来之外，凡是曾经加害于你的人，也将受到惩罚与教训！”

邓长有些顾虑地道：“但，魁首，他们也不是容易打发的，据我所知，其中颇有些难缠之处。”

笑了笑，燕铁衣道：“只怕你是不明真相，才言过其实了，邓长，他们除了人多，功夫尚佳的角色寥寥可数，大部分是些花拳绣腿，这干乌合之众，张张声势还勉强，若待硬拼狠干，明枪上阵，却是不堪一击！”

熊道元又来了劲，他接着道：“老邓，我们也已与对方那干毛人干过好几场啦，没有一次不是打得他们鸡飞狗跳，

丢盔卸甲，恨爹娘少生两条腿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若说真正有点底子，具有实功夫的，那孟季平还差强人意，章宝亭与耿清、胡长顺几个也尚可凑合，其余的就不能提了。”

邓长低声道：“魁首，你老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

燕铁衣怔了怔道：“你是说，他们还另有名堂？”

邓长点头道：“魁首所遭遇的，只是他们在‘拗子口’的这点声势，当然算不了什么，可是他们另外尚有援助，背后还有靠山和党羽。”

“哦”，燕铁衣道：“这倒是有点出乎意外，你可知道，他们都有些什么党羽与帮手，靠山又是谁？”

邓长小心地伸出舌头润湿着干裂的嘴唇，然后才慎重地道：“我也是听孟季平在闲谈中告诉我的，当然是在发生这桩祸事之前。他们在‘黑蟒山’的深窝里，有一伙叫做‘纹额’的人，这是一些凶悍又怪异的猎户，大概有三十多个，他们全是住在深山野林已好几代的世传猎人，平时从不离开山野，除了做毛皮兽猎或其他山间某些特产的交易外，也甚少同平地人交往，这些统称做‘纹额’的猎人约莫一共有七八户，从老的到小的，自男人到女人，个个额刺青纹，体形魁梧，更身若飞鸟，力大如牛，在荒岭恶泽的天然艰险环境里，练成了击鹰擒鹫，搏狮伏虎的奇技异能，他们看上去茹毛饮血，生活原始，但在关力关狠方面，却抵得过有几年修为的习武之人。”

熊道元咒骂道：“说了这么多，这乃是一批尚未开化的野人生蕃嘛，我操他祖奶奶的，他们除了有几斤力气，吃得下血淋淋的死兽肉，尚有什么过人的本事？”

燕铁衣道：“不要打岔，邓长，往下说。”

歇了口气，邓长接着道：“其实，这些‘纹额的先祖’也都是我们汉人，他们的言谈，习俗全和我们无异，只因为在深山里住久了，思想与形体上便不免起了变化，生活方式也流入粗陋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的搏击之术乃是与生俱来的，加以后天的磨练适应，一个个自然就形成了强悍的打手——如今，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点！”

熊道元哼了哼：“老子就不信这个邪，充其量，这帮子野人也不过就是身子灵便些，劲力扎实点。但谅他一个个笨头笨脑的蠢东西，怎能同我们正宗技击武学出身的行家相比？”

燕铁衣却缓缓道：“话也不能这样说，道元，技击这东西，消极的说是强身，积极的说是攻扑自杀，其中差别，仅是无师自通者欠缺章法系统，不明所以然的道理而已。”

熊道元不大同意地道：“可是，我如果没有人传授武艺，就决到不了今天的火候！”

燕铁衣安详地道：“不错，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容身在必须用力道和技巧来活命的情况里——设若你身无寸缕，天寒地冻之际就会设法捕兽取皮，遇上了凶猛的野物，你就得快速奔逃，碰着陡壁绝涧，你就要揉攀飞荡，饿了，你得与人兽争食，渴了，你只好远涉求水，或是追逐奔跃，或是攀树越枝，辰光一长，你学不会也自然会了。技击之术，本是原始暴力的演变，他们和我们在道理上是一样，迥异的地方是，我们把暴力美化了，也更研究得浩瀚残酷了。”

邓长由衷地道：“魁首，练了这多年功夫，也跟了你这多年，我尚是头一遭听到如此详尽合理的剖析，看来魁首在

武学的修为上，早已由外而内，透澈贯通了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这没有什么大不了，问题是看你是不是去思考罢了。”

熊道元急着道：“老邓，还是说说那些‘纹额’吧。”

邓长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孟季平说过，一旦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不能应付的大事，他们便可以把那些‘纹额’招下山来相助。”

熊道元道：“娘的个皮，那些荒山野人是他们的干儿子，灰孩子？就这么听他们的召遣？”

邓长解释着：“是这样的，那些‘纹额’当中，也有一个首领，叫做马瘤子，号叫‘大棍’，马瘤子的老婆就是孟季平在平地买了个雏妓送给他的，‘搏虎神叉’廖刚也曾和马瘤子结拜为兄弟，他们不但经常带些礼物送给马瘤子及所有的‘纹额’，也以特优的价格收买‘纹额’的山货，久而久之，便结成了死党，那些‘纹额’自然俯首贴耳，甘为所用了……”

燕铁衣道：“看来，他们倒是有远见，存心笼络。”

邓长叹息着道：“不但‘笼络’，如此一来，‘黑蟒山’的多样山产，也几乎可以‘垄断’了。”

笑天史 深夜造访

熊道元站得双腿发酸，不过他有个“打破砂锅攻到底”的习惯：“那些‘纹额’——娘的，叫得可不顺嘴——他们为什么要在额头上刺青？既然都属汉族一派，怎的又搞出化外蕃夷的一类把戏来？”

邓长嗓子有些沙哑地道：“听孟季平说，其中有一个荒唐的故事：在他们上一辈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结伙十几个人出

去放猎，却不幸碰上了一群‘黑鳞山’上最最凶残嗜血的‘短尾豹’，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恶战，结果那群‘短尾豹’固被宰得一条不剩，十几个‘纹额’也伤亡殆净，只有一个人是完好无缺的，那个人恰好因为额头上长了疔疮，涂了一片热拔毒的‘青槿叶’汁浆，从此，他们就认为在额头上抹染‘青槿叶’汁浆便可避邪除祟，逢凶化吉，长久沿传下来，干脆在额头上刺上一片青纹，就省去很多麻烦了。”

燕铁衣笑道：“原来这是幸运的表记。”

熊道元不屑地道：“荒唐透顶，也只有这些化外野人才会兴起如此幼稚的念头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也不一定，我们老古人留下许多渊远缥缈的神奇传说，这些传说经久辗转，有的甚至变成了风俗节日的传统，这也能叫做幼稚吗？当然不，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，以及人性深极处，因为恐惧而谋求的慰藉。”

燕铁衣又道：“他们在额头上刺的是什么花纹？抑或只有一片青？”

邓长道：“似乎刺的是‘青槿叶’的形状，叶子的棱角越多，越表示这人在‘纹额’中的身分尊贵，地位崇高，通常年纪较大的人才有这个荣耀。”

熊道元摇摇头道：“总共三十来个毛人，七八户人家，再荣耀也荣耀不出那片荒山野林去，这些家伙真叫无聊！”

燕铁衣道：“孟季平那干人，莫非就只有这些‘纹额’来撑腰？”

邓长忙道：“当然不止，除了‘纹额’以外，章宝亭还和‘大仙林’的‘大天星’祝尚正有深交，他们也是换帖兄弟。”

燕铁衣有些意外地道：“章宝亭和‘大天星’祝尚正居然

有这样深的交情！倒是没有料及！”

对于“大天星”祝尚正，燕铁衣是多少知道一点的——祝尚正是“坤宇派”的掌门人，在各地开设有二十四个教场设馆授徒，因此门人众多，势力极大，属于白道的人物，听说此人年近七旬，却火气仍大，一身本领也异常纯厚，不是个易与的角色！

熊道元悻然道：“祝尚正这老小子只要胆敢伸头，他以后的乐子就大了。”

燕铁衣冷静地道：“白道人往往有股拗执脾气，一犯性子倒有些棘手！”

熊道元大声道：“姓祝的要同我们结梁子，成，他得先问问他那二十斤家教场还开是不开了？他豁得出，我们便能给他通通踹散！”

燕铁衣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邓长又道：“‘双飞宫’的‘双飞比翼’方良汉、李小娇夫妇，他们也和孟季平是深交……”

燕铁衣蹙着眉道：“方良汉夫妇都是硬把子，都尚没有什么，难缠的是方良汉的老丈人‘笑天叟’李凌风，这位老先生出身‘昆仑’，最是护短，平时都住在北边‘双飞宫’他女婿那里，却从未与我们有过纠纷，这一次，我看是难说了……”

舐舐唇，邓长显得乏倦的道：“还有哩，‘大小金刀’耿清、胡长顺的师父就是‘刀匠’田一英，他们师叔乃是以急躁量狭出了名的‘钓命竿子’莫恒！”

燕铁衣道：“想不到这小地方竟能扯出一连串的大人物来，好似拉着象尾巴，全貌尽现的时候，却是那样一个庞然

巨物。”

熊道元这时也不禁有些怔忡了，他喃喃的道：“还都是些白道上亮咣咣的角色。”

因为走的路子不同，某些思想念头迥异，所以黑白两道上的立场一向便有极大的差距，也由于如此，双方不到必要，都不愿发生冲突，怕的是异道之争，会逐渐演变成整个狭义和绿林的对立，酿至武林的浩劫，这与同道中的恩怨，性便大不一样了。

这样的形势，燕铁衣不是不明白，但到了这步田地，他也绝不肯有头无尾的退缩，白道人物的力量在此地是相当庞大的，然而，他并不顾忌，他求的是一个公理，要的是一个清白，虽然，他是担负了如此严重的风险！

邓长观及燕铁衣的脸色，自也体会得到主子的心事：“魁首……我的这件事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如何？”

邓长道：“我的意思，最好在避免大兴干戈的情形下查明真相……如果……如果有越演越烈之势，我看，我们就忍了这口气也罢。”

燕铁衣沉重地道：“邓长，你该对我的个性为人多少了解些才是，现在我们所争的不止是一口气，更是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理，一个属于‘青龙社’上下数千人的声誉！”

他又凛然道：“那些人如若具有良知理性，他们便该还我们一个公道，假使他们仍然不分皂白，只图凭着‘侠义道’三个字的招牌，倚藉人多势众而意欲武力相胁相迫，那么，他们更将看到流血的人并非只是我们！”

熊道元喝彩道：“对，魁首，我们干了！”

燕铁衣阴冷地道：“且看对方的施为吧！”

熊道元似乎迫不及待地道：“魁首，我们可以马上回去召集弟兄，以雷霆万钧之势踩平这块‘白虎地’，或者等几天南边押送‘公积金’的队伍到了‘双鞍镇’，亦正好召来左右夹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！”

燕铁衣目光闪亮，凌凌有威地道：“犯不着这样劳师动众，我燕铁衣只凭一己之力，也足堪与他们这些以‘侠义’自许的人物一争长短！”

熊道元胸膛猛挺道：“还有我哩，魁首，我是附诸骥尾，誓随左右！”

邓长强笑着道：“我以为……魁首，这些人也不一定都会来……和‘青龙社’为敌，他们多少也要斟酌斟酌的。”

燕铁衣并不存侥幸之念，他硬邦邦地问：“孟季平不知道你是‘青龙社’的人？”

邓长泄气地道：“知道。”

燕铁衣冷笑道：“就以孟季平这样的二三流角色，在明知你是‘青龙社’所属之后，仍敢毫不顾忌的坑陷你，谋害你，可见他们狂妄放肆之一般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把‘青龙社’放在眼里，连他们都敢，他们的后台靠山又岂会不敢？”

熊道元恨恨地道：“娘的，这是他们从来没吃过‘青龙社’的苦头，没尝过‘青龙社’的厉害，方才养成的骄狂气焰，若是再不及时教训教训这些人，在此地做主的不是我们，反倒是那干鬼头蛤蟆脸了！”

燕铁衣站起身来：“邓长，刚才你所说的，是否都是得自孟季平口里？”

邓长点点头：“都是在闲谈中由他告诉我的，但是否有